



本报记者包建永/摄

从一片菜地的小径上,穿过由废弃木板搭起来的凯旋门和染红的铁架子,左转,登上几级台阶,眼前是一个3米多高的红色铁桶,上面插了一个无臂的白色塑料模特和八九条“断腿”;右拐,是两排砖木结构的旧矮房,里面便是室内展览空间——尼龙袋、自行车、水泥方块、斗笠、洒水壶、碎玻璃等寻常之物,在这里都成了作品的材料,表达的载体。

4月18日至5月8日,台州初级中学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后庭,举办了一场以《last first》为主题的当代艺术展。菜地、砖房、围墙、庭院,无处不是展览的舞台。

这是临海艺术家林慧俊(回井)自2000年以后,举办的第二次个人艺术展。这也是一次当代艺术展。他说,当代艺术重在表达,他的作品,就是他思想的外化。

“当代艺术”是一个相当广泛的概念,社会各界理解的差异很大,有人视之为新思潮,有人视之为垃圾艺术。当代人该如何看待当代艺术?如何欣赏当代艺术作品?我们不如从这次展览切入,听听艺术家怎么说。

表达

林慧俊是圈内小有名气的艺术家,从2011年开始,已连续策划了9届“台州10+1艺术展”。这次个展,是他艺术思想的一次集中体现。

初看他的展览,很像是一场“物”的行为艺术。这些物体,通过艺术家之手,呈现出特定的姿态和结构,传递某种观念和想法。展览结束,作品拆散,不再承载表达的功能。

这样的理解,与林慧俊一再强调的“表达自我”,倒是契合。

他是艺术院校毕业生,原本是个画家。但他觉得自己画的都是别人的东西,并不是自己想要的,因此一直在寻找艺术突围。“这很痛苦,从1999年参加工作开始,一直在找出路。直到2010年后,才慢慢懂了,悟明白。”

他悟到的,就是当代艺术的表达形式和核心思想。“当代艺术是一种观念艺术,它强调个体意识,强调艺术是为‘我’服务的。它不注重技法,彻底解放了颜料和材料。”比如一组由几十个小小的正方体水泥墩堆起来的长方体,林慧俊说,他想表现的就是立方体、长方体的形状,而不是“水泥”的材质。再比如,挂在屋梁上

的两辆自行车;两辆车,三个车轮。他希望观展者首先看到的是三个大大的圆圈,三个圆圈,悬在空中。其次,中间那个轮胎,既是前车的后轮,也是后车的前轮,前与后的微妙关系,他希望能带给观展者某种思考和启发。

当许多人质疑当代艺术的时候,林慧俊肯定地说:“当代艺术是一种怀疑精神,是一种论证,是一种探索。”有一幅由尼龙垃圾袋拼接起来的“画”,色彩绚丽。他说这是对垃圾袋的强烈“怀疑”,在这幅作品里,“垃圾袋”不再是垃圾袋,这就是一幅画,一件作品。

在展览的作品中,有些表达非常尖锐。铁桶里模特的腿,尽情嘲笑了对美与丑、垃圾与艺术的固化思维;一组以《皇帝的新装》命名的铁丝包裹的“生物”,诉说着荒诞的无处不在;几十把座椅叠起来的冲天之势,蕴藏着一股下坐与飞升的张力……

林慧俊的作品,所使用的材料俯拾皆是,许多还是废物利用。因为重在表达,林慧俊不但对材料“不甚讲究”,而且绝大部分作品都是由工人完成的。“作品由谁来不重要,重要的是通过这个作品,我表达了,你看到了。”他如是说。

林慧俊对后现代主义艺术家约瑟夫·博伊斯(Joseph Beuys)推崇备至,后者曾说过:“人人都是艺术家。”林慧俊也说:“人人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做到极致,就是艺术家。”

坚持表达自我的创新精神,应该是这些艺术家共同的特征。

超越

在谈到如何解读当代艺术作品时,林慧俊说的一句话,初听起来,让人觉得很傲慢。

“艺术本身就是语言,懂的人自然懂,不懂的人讲了也不懂。”

实际上,从“人人都是艺术家”的角度来说,这个艺术家既是创作者,也是解读者;既能创作独具个性的作品,也能读懂他人的作品。

之所以许多人表示看不懂当代艺术作品,是因为他们被各种概念和陈规束缚住了。因此,林慧俊说,“我们要改变观察习惯,回到原点,回到最简单的状态,以赤子之心观看艺术作品”。他相信,以这种状态来观展,就容易懂了;以这种状态来看待当代艺术,便会发现,艺术就在身边。

在追求艺术的道路上,林慧

俊经历的一段上下求索的过程,是很好的例子。他的经验是,一方面走出去,打开眼界和心胸,博览世界,从观察、对照中,突破自我,找到自我。另一方面,始终坚持自我,表达自我,不在世界艺术之林里迷失自我。

有些艺术家,眼界开了,却被太多的大师吓怕了,自叹不如,反而丧失了创造力。他们不知,艺术即自我,艺术即个性。

面对大师,林慧俊坦然得很。“我记性不好,大师的作品,看过即忘。创作的时候,满脑子都是自己。”他不屑于模仿谁,学谁。齐白石说:“学我者生,似我者死。”他对这句话的理解是,齐白石告诫后人学他的形(模仿他的画)没有出路,只有学他的创新精神,才会开辟出一片自己的艺术天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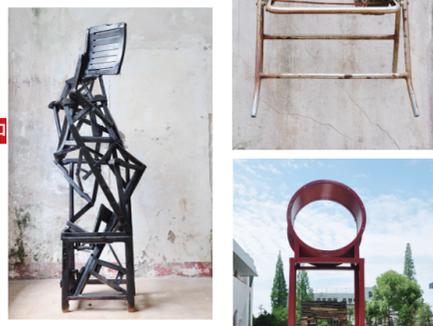
艺术应当是超前的,走在时代的前列。优秀的艺术家在不断否定中创新艺术形式。“毕加索的伟大之处,就在于坚决否定自我。一般艺术家一生中否定自我一次就很厉害了,他否定了自我三四次。因此,他的作品,远远超越了同时代。”

表达自我,创新精神,否定自我——在这条艺术道路上,林慧俊说,这辈子都走不到尽头,他将不断创新作品,不断探索前进。

当代艺术是一种怀疑精神,是一种论证,是一种探索。



林慧俊:近在身边的当代艺术



章育:一生为地方事业尽心竭力

本报通讯员叶晨曦

“寥若晨星百周年,每从勋业仰先贤。如磐闸上西江月,交映临湖别样天。”这是诗人徐中美为黄岩历史名人章育所作的一首诗。4月中旬,在章育诞辰130周年之际,近40位章育后人及黄岩文史爱好者汇聚一堂,缅怀他的生平功绩,评价其对后世的影响。

三大功绩惠后世

章育,字俊才,号伯英,1891年出生于黄岩院桥后宅,1953年病逝。他出生在书香世家,祖父章汝霖好学明礼,父亲章珍因为乐善好施在当时颇有名声。

他只读过几年私塾,曾师从下浦郑诸生郑愈,但他勤奋好学,终自学成才。在清光绪三十四年(1908)春,他创办了启明小学,捐出私产充作办学经费,并在1914年获教育部金奖二等嘉祥章。

1920年,黄岩遭遇水灾,章育奔走求赈,并计划水利建设。第二年春,县知事袁凤阳筹款万余,成立西江水利工程局,章育任工程干事。当年开凿永丰河,继而开凿永济河等4条,修外东浦闸,建永丰桥,疏浚南官河、南浮桥至十里铺河段。

1925年,章育当选为黄岩县清丈清理处理事,参与全县70多万亩耕地清丈。1927年6月,他又任县建设科长,筹建西江闸,施行受益田赋征收,却遭到豪绅极力反对,但是他依旧坚持不懈。所幸的是,西江闸最后建成,省建设厅给予记大功。

1933年3月,章育负责疏浚南官河小南门至石曲塘20余公里,周密规划,分段实施。对印山之麓河床,采用手工开凿与爆破结合;对民房密集的桐屿河段,另辟副河,费时10年告成。其间,还疏浚城内河、东官河、西官河、青龙浦、鲍浦、洪家场浦、三才泾、三塘河;凿直小澧,戴家两汇,雅林汇、山西汇各辟新江,缩短水程。

1940年,章育参与《黄岩县政年鉴》编纂。1946年4月,他任黄岩县志馆副馆长,参加民国《黄岩县新志》的编纂,志稿大多出于他的手笔,3年未取分文。此外,他还编有《黄岩县兴修水利报告书》《丈量土地报告书》等。

开办学堂,修建河闸,疏浚河道,清丈土地,编撰志书……章育热心地方公益事业,为家乡黄岩作出了很大贡献。

后人忆及热泪盈

这次活动,是章育的孙女章盛铨与其先生吴才华发起的。章盛铨并未见过自己的祖父,但她常常听长辈们提及祖父章育的言行举止,并在《浙江名人录》和一些历史记载中看到关于祖父的生平事迹,深受感动。

“记得我刚和丈夫谈恋爱时,我丈夫的祖母知道我是章伯英的孙女,更加喜欢我,因为她知道我爷爷的为人,还经常和我谈起我爷爷的事情,对他赞不绝口。”章盛铨说。

章育的小女儿章士建今年已95岁高龄,也出席了这场座谈会,并讲述了自己对于父亲的一些回忆。“我爸对我的哥哥们都很严格,要求大家吃完饭后把筷子摆放整齐,碗里不允许有一粒剩饭。他平时不怎么说话,常常一回到家就坐在那里修谱。晚上,他会教大家读《古文观止》。”

“爷爷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在水利事业上有所继承和发展,所以给他们取名都用三点水旁的,如哲瀚、哲渊、哲游。我小姑是他担任建设科长后出生的,所以取名章士建。”章育的孙子章盛粟说。

章盛粟还讲述了一段往事。“爷爷在世,我年纪较小,我对爷爷的情况不是很熟悉,只记得他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人,平时剃着平头,穿着长衫、布鞋,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晚饭后,在客厅里,他坐在沙发上,沙发旁边的电灯亮着,他叫我面壁,把我头往墙上碰了三次。可能是我太调皮,经常玩开关,使他生气了。”

从章育后人的回忆和讲述中,我们了解到了更多的章育生活细节。

历史影响不曾止

作为黄岩本地近代历史名人,当地文史爱好者对章育的研究和评价也不曾停过。黄岩文史学者尤伯翔在《回忆章伯英先生》一文中曾评价道:“他生活俭朴,不事浮华,一切讲求实用。当时他住在旧县府的职工宿舍,平常总是穿公家所发的青布制服,冬天罩一件藏青色的旧呢大衣,终年穿家制的布鞋……他一生孜孜为地方事业尽心竭力,对水利与志建建树独多。”

漫谈中,黄岩文史爱好者也纷纷讲述自己对于章育的认识和受其事迹的影响。

黄岩区文化研究工程办公室副主任沈雷说,“章育的功绩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:教育、水利、编志”。黄岩文史爱好者鲍澄说,“今年3月受邀到章育的老家后宅村做客,看到一处破败的房子,没想到是章育故居,房子已倾斜,要是能保护起来肯定很有意义。”

“当时的西江上游支河永丰河曲折环绕,裁弯取直需要征地开河,涉及到高桥、南城、西城沿线许多村民的利益,争论非常激烈。由于章育的正直果断,任劳任怨,以及土屿一些知名乡贤全力助推,很快凿成了永丰河,使得当年9月15日的台风暴雨造成的灾情大大减轻。”喜欢黄岩历史研究的南城街道宣传委员黄伟说。为此,土屿乡贤张寅作诗《里人开凿永丰河》:“伯英去浚河,功多怨亦多。厥工完竣后,功著怨消磨。”

一些了解章育事迹但错过了这场漫谈的人士,也纷纷撰文。如黄岩区历史学会副会长张永生写了一篇《章育与西江闸》,其中提到:“有人劝章育:‘造好西江闸,大众获益,工作上有一点点不足都往你头上扣黑锅,你何苦呢?’章育说:‘我凭良心做事,对得起天地,对得起父母子女,民众信任我,选我当领头在这位置,就要为民众做好本职的事。’”

漫谈有限,但是章育的功绩对于黄岩人民的影响不曾停止,黄岩历史学界对于章育的研究也不会停止。

郑鸣谦:作诗写字画画,不过都是性情

本报记者包建永

4月19日至5月20日,郑鸣谦诗文书画展在天台县文化馆展厅举行。

这是万卷谱局负责人郑鸣谦艺术才华的一次集中展现。他是文化商人,虽然是80后,但很喜欢传统文化,诗写格律,字用毛笔,画是水墨。这次展览,他的诗歌,我们读到了;他的书法,我们看到了;他的国画,我们欣赏了。

艺术家常说,艺术创作,需要灵感。在郑鸣谦身上,艺术的天分,似乎比灵感更重要,更突出。写诗、书法、画画,他都是自学成才。读他诗文集《风雅附庸》里的200多首格律诗,清新自然,不减唐人风致。“飘零一叶海风秋,宿鸟惊雨未收。怀抱初心天浩荡,浮云似我共悠悠。”“呕心何苦著诗篇?不作新民主佛仙,葆我自家真面目,茫茫云海味酸甜。”“我忧阙下,一棹江湖,如云在水,随意自如。”这些诗兼具形式美和思想美。

郑鸣谦的书法,纵横捭阖,恣意汪洋。他不固学某一家,而是取百家之长,为我所用。“熟碑不摹,熟帖不临,只是随时取阅。尤其是经典之作,如赴宴之正装,虽美,不如便装之轻松自在。便装者,传统士人之手札、题跋、稿本

耶,我之取法矣。”“笔画方圆,互参乃妙,讲究外圆内方。如楷书以方笔为主,行草以圆笔为主,或方或圆,当以尽字之真态,以得笔之体势耳。”看他的书论,大有指点江山、睥睨天下之概。体现在书法作品上,不畏不惧,无一丝毫卑弱之气。

郑鸣谦的天分,在画画上,表现得淋漓尽致。他是从2020年初开始学画的,满打满算,至今还不到一年半时间,但他的画作,已经公开展览了。这个速度,不得不让人叹服。他在《学画笔记》中如此回顾,“庚子(2020年)正月十四”开始学画,17天后,“已豁入画境”。20天后,他明白一个道理,“故知绘事与学问相通,在明理,贵心悟神游,得其笔法,万不可先拘造形结构,入邯郸魔障”。前后不过20天工夫,“写兰写竹,至于梅、菊、荷花、芭蕉诸类,皆目遇手挥,二三过即初解笔意。兼览山水……至于草木虫鱼诸点景,稍假时日即可得其仿佛”。进步神速,常人难以企及。

读他的画论,起点高远,着意精神,表现自我。“观古今名家笔,常有一种雄浑沉着之气在笔墨外,而无纤谨迹象。书画有民族性,无时代性,盖时代所易形貌皮相,而士夫

之精神千古不移。”“汤显说看画好像看美人,不能看外表的漂亮,要看它外表之外的风骨。”“拟将黄宾虹笔法,用于吴冠中取象,熔铸新我。”

他的画作,立意在先,有着自己独特的解读。有一幅(见左图),两只水鸟,立于水中两根木桩上;咫尺距离,相背而立,一个看东,一个看西。你以为他们吵嘴了,其实不是,郑鸣谦要告诉你的是,他们既相互独立,又相互陪伴。另一幅《天姥证明月,归帆过碧山》,山映对峙,远帆隐隐而来,此舟缓缓而去。他说,这是一张人才流通图,外地的可进来,本地的可出去,山水迢迢,有容乃大。这是一个人的气度,也是一个地方的气象。

郑鸣谦不以诗书画为生,游艺其间,不过都是性情。他以深厚的才学打通诗书画,新作不断,成绩不俗,令人刮目相看。杨廉素、陈硕、谢树耀、孙新龙、胡明刚等艺术家专门作文或题字,祝贺他展览开幕。

“我怀逸致千山外,但听松风不羡仙。”郑鸣谦正沉浸在艺术创作的快乐之中,至于最终能取得多大的成就,那就让时间去考验和检验吧。

